

2018 蒼平夏令營心得

學員：歐誼君

二訪溫州了，

我花了將近一個月沈澱才有辦法理出文字的脈絡，所有的片段都不斷在腦中跳出，大腦根本捨不得讓它們走進長期記憶區。

蒼南平陽同鄉會與台北溫州同鄉會一直提供我們新一代與家鄉的連結及青少年間情誼交流的機會。猶記去年初訪溫州，那是很赤裸的經驗，在血源之地我沒有任何防衛，不需任何偽裝，把我在台灣紮根的養分全然與夥伴分享，彼此的回饋交織在我們生命軌跡之中，深深的羈絆。

那麼今年呢？

睽違一年，再次踏上親屬成長的地方，跟去年的各位比起來，大家都是又經歷了一年的生活，生活能改變一個人多少？一年前我將旅程的重點壓在「地」上，認真的感受腳底踩的每一步、吸得每一口氣、感受的所有溫度、引入眼裡的每一個景，而今年，我看在了「人」身上。

起初的時間我都和陳彰待在一起，我們在表演時認識，跟他相處很舒服，他可以讓人完全的放鬆，我不用擔心在爬山時呼吸聲太大讓他覺得失了禮數；我不用擔心在博物館裡看得太專心總是壓隊讓他覺得麻煩；我不用擔心看到關鍵字就會哼上兩句不相干的歌詞讓他覺得奇怪，在他面前沒有誰會被貼上異標籤，所有人都能被接受。



（彰彰爲什麼睡覺還要帥）

在蒼南認識了我的夥伴盧淑怡，我記得一次自由活動時間台灣跟蒼南的朋友約好一起打個牌，不過天氣實在太

炎熱，所以我們決定先回我的房間盥洗，盥洗後我們倆躺在床休息片刻，一邊播著台灣的音樂，一邊天南地北胡亂的聊著，後來才到了打牌的房間裡，不過不知為何當時我似乎不在打牌的心情裡，在一旁看著也不覺有樂趣，約莫在那待了十分鐘，我收到了淑怡的微信：『你想回房間嗎？』，那一剎那我感到被理解，這女孩與我最棒的默契就是——我們的感受與心情總是有一樣的化學變化。於是我們回到房間，繼續聽台灣的音樂，繼續看著天花板聊著，我們都喜歡這個屬於我們的自由時間。



（磁性聲音盧淑怡甜美少女盧淑怡）

而後有一次早餐，陳彰身邊的位子都滿了，我只好轉往他後面尋找空位，這時我認識了如果沒有問他們「我可以坐這裡嗎？」那麼整趟下來都只會是點頭之交的兩位——陳爾勇與趙章為。

爾勇是一個大男孩，有著非常得體的應對與得天獨厚的「人性」。共進早餐的同一天我們必須步行至一個政府部門的大樓用午餐，我走著走著看到人行道上有一隻乾了一半垂死的蚯蚓，我想著該不該救他到土裡，可是爾勇也許會覺得我很詭異很噁心，花了不到一秒的時間考慮，經過了蚯蚓一步後我停下 0.5 秒，勇哥愣了一下看我，我什麼話也不說的回頭蹲下，用短的可憐的樹葉梗開始把蚯蚓往灌木叢推，我想他要不繼續走，要不站著看我然後我們會尷尬的走完這段友誼最後的路，可他蹲下了，他撿起另一根短的可憐甚至還更軟的樹葉梗幫了忙，他所悉知的人性不是那種人心，而是作為人類最原始的性情，他會在你說這裡空氣不好時，繼續做著自己的事，然後過了兩分鐘默默去開了窗戶，卻不會邊開邊說給大家知道，他知道與人相處最剛好的距離。此時章為的夥伴李洛洛經過，給了蚯蚓一點水，也為我們之

後的情誼鋪了路。



(勇哥幾歲了還賣萌)

陳彪、爾勇、章為三人在蒼南都在同一小隊，用餐後是我們的自由時間，我的夥伴先回上海後我便和他們一起消磨自由時間，可洛洛與陳彪的夥伴黃林萍原先以為我們沒有時間一起玩了，所以洛洛便叫了車回家，留下來等車的林萍因為難掩分離的傷心更覺得沒有好好的帶我們走一回在地人的蒼南作為禮物而哭了，陳彪安慰她時，我、爾勇與章為在遠處沒有靠近，我們實在不擅長面對這種場合。不過隨著時間過去，我意識到我是現場

唯一跟林萍同性的姐姐，我便走過去問她「還好嗎？」，話才出口她轉過身來一頭埋進我懷裡抱著我哭了，她一點都不會讓人感到魯莽，她只是不掩飾自己的感覺，一點不造作，唯有人很脆弱的時候，才會與別人真正產生連結，而她是那麼真實的一位女孩。



(俊男美女角色你們自行分配)

到了蒼南參訪行程的尾聲，我們決定跟林萍、洛洛去銀泰共度在蒼南最後的夜晚，在 KTV 勁歌熱舞後出來逛街時林萍掉了一個袋子，我們決定分頭去找，林萍、爾勇、

章爲往原路折返去找，而陳彥、洛洛及我被分配到 KTV 去，但由於爾勇、陳彥跟我都信誓旦旦袋子絕不會掉在 KTV，因爲台灣媽媽教我們離開時一定要往回看有沒有掉東西，所以在往 KTV 的路上我突然想到有可能在我們經過的湯姆熊裡面，而陳彥及洛洛馬上全力附和一定在那，於是我們瘋了似的往湯姆熊狂奔，就像綜藝節目「奔跑吧！兄弟」一樣，邊跑邊跳邊大喊陳彥隊越過三樓要來到四樓了！陳彥隊要獲勝了！但我們到了之後發現沒有，而林萍在 KTV 裡找到了.....。洛洛：「三位台灣媽媽直接被打臉」，「台灣媽媽只叫我們認得自己的東西就好」我們不甘心的說，「那你們以後要開始連朋友的東西一起認得才行」洛洛笑道。那天晚上我們不打車，洛洛、林萍陪我們走著回飯店，走了一晚上身心靈都如醉般微醺，



我只記得那感覺是極好的。



(說好一起吐舌中間兩位顧什麼形象 photo by 林萍)



(跟彭一起學洛洛戴不好眼鏡的樣子結果連沒戴眼鏡的也跟上回來看到這張照片笑死我了)

離開蒼南後接下來我們到了南麂島，第一天就有了夥伴盧穎，盧穎是一個很純的人，我其實不享受於團康活動，而她總是不推託，她隨和但一旦被推派便一定擔起責任，身為她的好夥伴我也會盡力合作參與，在這當中發現她對完成一件事從過程到結果都很公正，她不走小路途徑，在大路上只能走到一半她也甘之如飴，雖有絕佳的領導者能力但卻一點架子也沒有，她是一個完全的女人，不假裝陽剛，不假裝果斷，順著自己的性子柔美的做事，我常常看她看得著迷，她什麼東西都放兜兜裡，

而且每放進去她都會說「我放兜兜裡了」，而我最喜歡她說「兜兜」二字的咬字與口音。



(她說要和我求婚???)

上三盤尾時認識了陳彪的夥伴高文杰，我跟文杰怎麼熟識起來是個秘密，大概可以說是因為一句不經意的玩笑話迅速拉近了距離，從那之後我們有時孩子般打打鬧鬧，有時又正經的談論對社經地位、宗教信仰、性別認同、種族認同的想法。有次文杰叫了外賣招待我們當宵夜，我告訴他這裡說的土豆我們叫馬鈴薯，他問我那芋頭呢？陳彪、章為、我馬上說：「芋頭就是芋頭啊！」，

看文杰一頭霧水，我用台語說：「馬鈴薯洗 potato，芋頭洗 taro」在那個氣氛下，用字的差異逗得我們大笑，我們不因成長學習的不同而有隔閡，反而因此更加緊密。



（明明很上相拍照卻問題一堆的高文杰先森）

後來因為行程變動我們在南麂島多待一天，那天大家在沙灘上排球，不過靜靜待著吹海風的行程更適合我，當你在大自然裡面跟自己相處，彷彿跳出來以第三人的視角看世界，不過那時我不是獨自一人，我有陳玘跟文杰陪著我，一樣也達到了這個境界。



(我們用水把彭的蛙鏡潑斷了呢)

回程往機場的路上，一路都往台灣更近一點，我們有文杰相伴，盧穎則因路程關係提前與我們餞別。到機場時文杰說：「姐姐你的表情能豐富點嗎」，其實很想隱藏分別的失落「我想睡覺」我這樣回了，「你的妝都掉了」這個人真的很過分「我的妝都掉了嗎？那我醒了」這時大家才真正的笑了。

與文杰道別，相約明年在台灣相見，走入機場時，林萍與洛洛來了！他們帶著零食與親筆卡片特地來見我們，他們遠道而來只爲了這短短的十分鐘，這樣的感動難以

言喻。



(爲什麼一定要站在石柱前拍最後的照片)



(林萍精心打扮來見我們最後一面了超可愛的)



(來自蒼南中學應屆畢業生李洛洛與黃林萍的愛心食物)





(以及親筆信)

回台後大家各自忙碌著，因為工作常離章為較近的關係，在溫州最少接觸的我們在台灣反而最常見面，有次我陪他取完高鐵票後去吃飯，我們走了一路找平價餐廳才找到一間美式速食店，結帳時我說：「你先付我們等一下進去算」，結果他可憐兮兮的拿出兩百塊說：「不是.....我剛剛付了高鐵票.....」，後面排隊的伯伯還好心的說：「沒關係你們慢慢來」，我們倆哄堂大笑，不是因為感到不好意思，而是這種學生的平凡才笑，走了長長的路，一半爲了價錢，一半爲了我說我想吃牛排，章為

就陪著我淋著細雨找，也許未來我們不會再爲了這點口慾而走，也許未來還有更多也許，當下發生的一切都格外令人珍惜。



(幫你找到第一個女友了祝你第一段感情幸福美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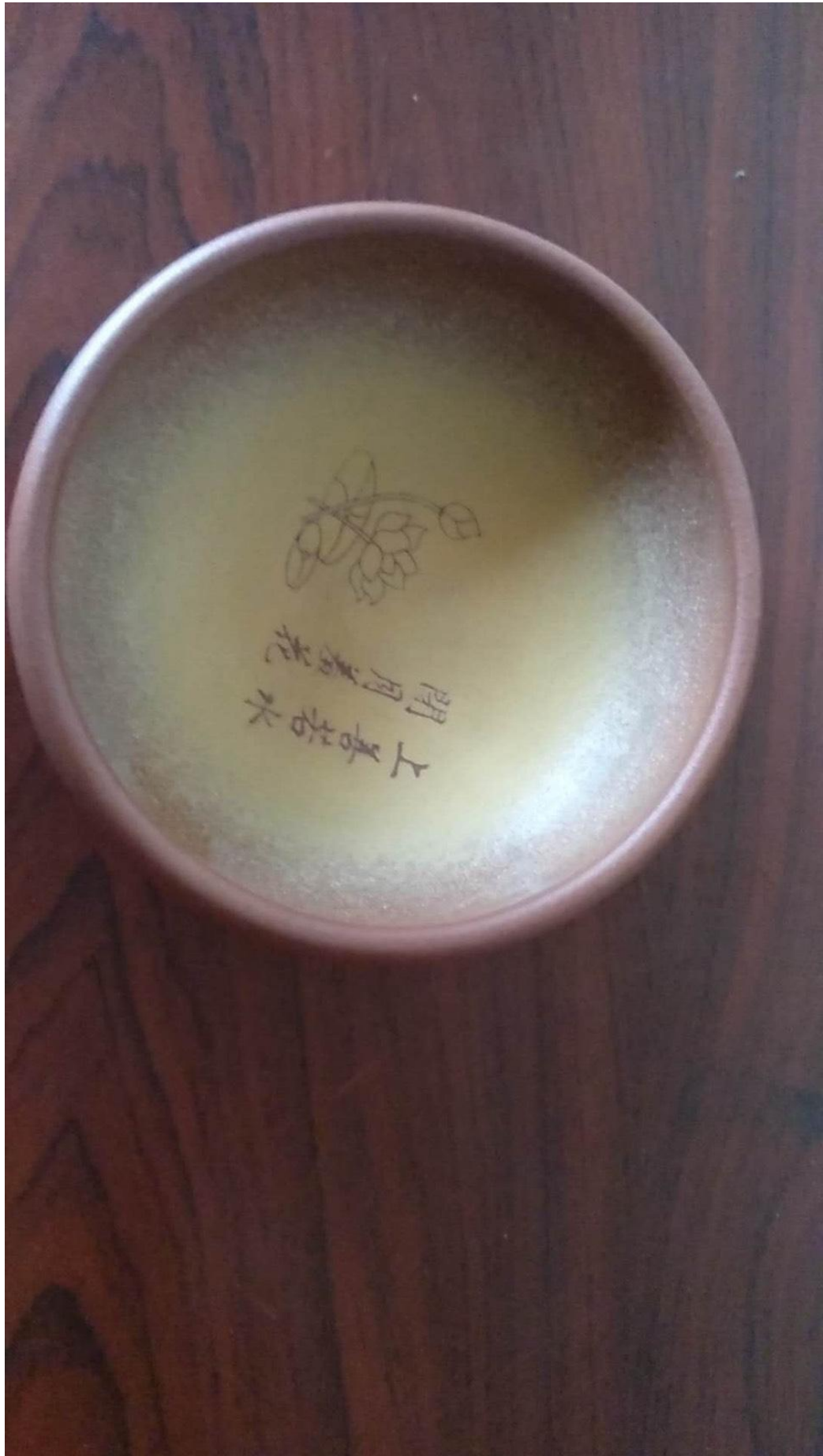
連續兩年的夏令營，滿滿溢溢對家鄉的悸動，深深刻刻與同鄉的互動，不僅僅在那時那刻，也延續到生活裡，這些人是我的老鄉我的朋友，我們因同鄉會相聚，這個環境需要我們共同經營，許在台溫州後裔一個溫暖、優秀的前景。



(去年認識的摯友法鑄這次沒有參加夏令營卻特地來看我晚會上的表演)



(我和法鑄並肩聽彤與蕙蕙的美聲)





歐謹君



1996.08.28

（去年認識的領隊莫言今年以營員身分再見 不是分配的夥伴卻特地也訂製一份禮物給我 我則以台灣梨山茶作為回禮）